

回忆杀

# 我与哈尔滨的不解之缘

我第一次见到哈尔滨是20世纪的50年代,那年,松花江正发洪水。火车从小兴安岭向省会城市进发,一过呼兰,沿线一片汪洋。房屋、庄稼全淹没在水里,水深处漫过门窗,高粱头、玉米穗像一棵棵浮动的野草。几只小船来来往往,还有仨一帮俩一伙地在水中摸鱼、罩鱼,很像秋天“遛土豆”的人群。火车临近松花江铁路桥时,列车员告诉旅客关好车窗,大家像接到命令一般,纷纷落下窗户。隔着玻璃窗向两边望去,松花江水快涨到桥面了,仿佛伸手可触摸到水流。桥头的解放军战士持枪肃立,我心中的敬意油然而生。

走出火车站,一座纪念碑高高矗立,凝视那坦克、头戴钢盔的军人浮雕,耳边传来当年鏖战的炮火声,眼前浮现出苏联红军队伍。

我平生第一次坐上了摩电车。这个车顶盘着“辫子”的摩电车,跑起来哐当哐当

地响个不停,“辫子”不时哧哧直冒火花,汽笛分外动听,颇觉好玩儿。磨电车到了博物馆,我被眼前的街景惊呆了:一座教堂坐落在街中央,壮观极了,四周全是小洋楼,每幢小楼上都有一个洋葱头般的尖顶。晨雾笼罩,时隐时现,几分神秘,几分诡谲。阳光从教堂的屋檐间透进车厢,电车一路鸣笛缓缓行驶,恍若行进在一个童话般的世界。

南岗文昌街的街心小花园映入眼帘,周围几乎没有高楼,全是错落有致的木刻楞平房,房顶瓦盖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银光。房子外面围着一道道天蓝色木条栅栏,道边的榆树、杨树密密麻麻。马路上行人稀少,间或有几辆小汽车、马车悄然驶过。从南岗区到道里区,时常看到高鼻梁、蓝眼睛的外国人,年迈的老人和穿着“布拉吉”(俄语:连衣裙)的黄头发少女,个个拎着线网兜,里边装着大列

巴和里道斯红肠,在大街上悠然漫步。不管认识与否,总是微笑着和路人点头。

世人称哈尔滨为东方的莫斯科,那时年幼,不知其中缘由。回到老家逢人便说,我去哈尔滨了,话中带有几分炫耀,几分自豪。从那时起,这座城市成为我心中挥之不去的思念。

我第二次来到哈尔滨,是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。时值隆冬,正赶上哈尔滨冰灯游园会在兆麟公园举行,友人邀我前往,我顿时想起家乡的冰灯来。

在乡下老家,每当冬天到来,我和小伙伴便找来几个破旧的“喂大罗”(俄语:水桶),装上水放在门外冻起来。第二天将冰坨倒出来,把中间没有冻实的地方掏空,几盏冰灯制作成功了,一点不比大人制作的逊色。冰灯放在堆起的雪人头顶上,似一顶顶晶莹剔透的王冠。入夜,我在冰灯中间点燃一根粉红色的“磕头了”(小

蜡烛),冰灯熠熠闪光,放射出迷人的绚丽。此时,但见家家户户或门前或院门口冰灯辉映,浑然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。冰灯照得那些雪人憨态可掬,那一棵棵大树下堆起的积雪,蜿蜒起伏,形状各异,似天鹅展翅,似虎豹匍匐。然而,当我迈进兆麟公园的大门,立刻被那冰灯、雪雕倾倒,令我这个井底之蛙震撼不已,眼前已分不清天上人间,哈尔滨堪称中国冰雪艺术的摇篮。

那一年冬天,因工作调动,我从一个边远小城调入省会城市哈尔滨,融入这座冰城。

记忆总是与童年的往事、纷飞的雪、晶莹的冰裹在一起的。未曾料到的是,两次哈尔滨之行竟注定了我的命运取向。几十年来,情之所系,心之所在,不论身在何处,哈尔滨我的第二故乡,常常走进我的梦境。

□吴宝三

老夫老妻

## 有个唠叨老伴儿 挺好

退休了,窝在斗室里,成天和老伴儿大眼儿瞪小眼儿,无聊烦闷。老伴儿一开始对我不满地翻白眼儿,渐渐地在背地里一个人嘟囔,后来明显公开化,声音也高了许多:你倒是下楼走走啊,成天关在家里,没病也捂出病来了;出去晒太阳透透气,比什么都好;你这一天天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,是小姐的身子还是太后的屁股?

论斗嘴,我斗不过她广播员出身的伶牙俐齿,可也实在受不了她的唠叨,只好下楼,在小区里转。置身阳光下,发现外面的阳光确实比屋里透亮,外面的空气也比屋里清爽,怎么没早发现呢?

我很快就融入了公园老年人的群体,有人约我打扑克,可以玩升级。也有逮不着人手、凑不成局的时候,就一个人没精打采、傻傻地转。老伴儿说,练练太极拳去。我直往回退,连说:“不会怎么练?没法练。”“什么会不会的,谁的本事也不是娘胎带来的。练,比划总会吧”,老伴儿又开始唠叨。

我远远地跟着太极拳师,一招一式地比划起来。一段时间下来,还真有所悟,呼吸自然,心静体松,感觉不错。

小半年的工夫,我学了不少本事,乒乓球能打了,广场舞能跳了,还能舞太极剑、踢毽子,虽然都是“半瓶醋”不到,但其中的乐趣是过去体验不到的。

没错,有个唠叨老伴儿,挺好。

□刘忠民

常言说,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。  
不吃五谷杂粮才容易生病呢。



《五谷杂粮》

□史振亚

心灵点击

## 时间的证词

早些天,有朋友在闲暇之时,把自己坚持写了12年的电子日记在电脑上汇集成册。本是4300多天的日常琐事,每天也就三言两语,不承想竟有50万字之多。面对海量的文字、庞大的数据库,朋友来了兴致,他好奇地搜索关键词,一段又一段地回顾经历。

在众多关键词中,我对极具生活气息的几组数据很感兴趣。

从日常生活来看,朋友提到“休息”2057次、“散步”683次、“上网”473次。带“酒”字的有1167次之多,有意思的是,记录喝酒47次,醉酒却有70次,说明谁对“醉”

都记忆深刻。记录儿子2579次、老婆753次,看来孩子才是每个家庭真正的中心。

从心态记录来看,朋友提到“高兴”79次、“累”41次、“喜”36次、“遗憾”27次。

时间承载着真实感。把人的一生比作电脑程序,在人世间运行数十年之后,你所留下的记忆既是数据,也是回不去的光阴。通过朋友详细地分析,我仿佛找到自己当年的影子,但时间给予我的真实感没有他的那般实在和震撼,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时间才有生命力。

□龙建雄

父亲母亲

## 带老妈尝“新”

冬天,老妈喜欢穿自己做的棉衣、棉裤。老妈手巧,针线活儿好,棉衣棉裤好几条,从薄到厚,都一一备齐,根据天气预报,选择合适的厚度。

前年,二姨送老妈一条买的棉裤,老妈一直放着没穿,今年拿出来穿了一次,却喜欢上了,笑嘻嘻地说:这种买的棉裤还挺不错的,穿脏了不用拆洗,放洗衣机里搅动几下就可以,不像自己做的棉裤棉袄,脏了不能洗,必须拆了再洗。见老妈终于肯“舍弃”老棉裤了,我赶紧从网上花了一百多元买了一条夹棉的可外穿的保暖裤,让老妈也尝试不穿棉裤也不冷的保暖神器。

老妈收到后,也穿出了“真香”的

感觉。她感慨,怪不得年轻人都不喜欢穿棉裤呢,老妈终于与时俱进了。人需要尝试,只有尝试过后,才有资格断定适合与否。帮老妈成功摆脱了棉裤,我又给老妈买了驼绒棉袄,还给老妈买了一套超时尚的连帽围巾和雪地靴,让老妈在穿搭上彻底年轻态了。

老早就想把老妈的高压锅给换了,但她就是不肯,说用习惯了,环顾老妈的厨房,没有一件现代化的炊具。上个月,未经老妈许可,给老妈买了破壁机、空气炸锅和自动智能高压锅,老妈一看便火了,说她年龄大了,搞不清这些东西如何用,让我赶紧退了。

我骗老妈说,这是单位发的,没地方退呀,我教您怎么用,您若实在不喜

欢,我送人就是了。老妈一听我要送人,赶紧说,可以试着学一下。我手把手教老妈如何操作,教了多次后,我坐一旁看着,让她独立操作。有我在身边,老妈胆子也大了起来,现在这些智能的炊具老妈也玩得转了,做饭更省时省力了。

现在老妈不仅是时尚老人,还是智能老人。老妈今年75岁了,身体上的衰老是自然规律,但心态、生活习惯上的老龄化是可以改变的,让老人多尝试接受新鲜的事物,每天都有点小惊喜、小进步,生活便多了乐趣,人也会越来越自信。更主要的是,在带老妈尝“新”的过程中,我也收获了亲情陪伴的幸福时光。

□马海霞

## 生日祝福

12月19日是王佳荣65岁生日,老公携子女祝你身体健康,高兴快乐,平平安安过好每一天。

12月22日是李福79岁生日,全家人祝您身体健康,福如东海,寿比南山,笑口常开,万事如意。

12月25日是李立75岁生日,家人提前祝您生日快乐,万事如意,愿您福如东海长流水,寿比南山不老松。

征集 本版免费刊登生日祝福(年龄在60岁以上),请提前十天编辑短信“姓名+年龄+生日+祝福语”发至15590882367即可。